

古坑休閒之旅」，使同仁得以暫時拋開工作的壓力，盡情享受輕輕鬆鬆的休閒之旅。

- 12.31 中午 12 時 30 分至下午 1 時 30 分，本館與陶藝社聯合舉辦「認識交趾陶--藝術·生活·真相」演講，邀請蔡顯勇先生於良鑑廳主講，分：
1.藝術培養過程之孟母三遷，2.多元化學習.單向發展，3.藝術是坎坷的結晶，4.沒有人會問誰是第二個登上聖母峰，5.逆向思考·還原，6.真相，7.幻燈片賞析，共七個單元。

讀書筆記

白先勇小說的少年論述與台北想像--從《台北人》到《孽子》讀後

進修部中文系 陳映君

第一次看《台北人》，年紀很輕，故事讀完即忘，在腦海中留下的唯一印象只有「白先勇」三個字。再次看《台北人》，是兩年前，選修「現代小說選讀」這門課，主要閱讀作品即白先勇的《台北人》。或許是課程教材需反覆細讀，使得對小說的情節脈絡更清楚些，亦或許是年紀稍有增長，對生命的感受度更深刻些。小說中，那些生長在「憂患重重」時代的人物，顛沛流離至台灣這一蕞爾小島所產生的種種憂國情懷及家國滄桑，皆一一於字裡行間浮現，這群「台北人」從此在我心中遺下深深的烙印。一年前公共電視籌拍年度文學大戲--白先勇的《孽子》，甫推出即得到觀眾讀者們熱烈的迴響，原著銷售量再創佳績，網路、報章雜誌更是沸沸揚揚，論聲不斷，白先勇的作品再度成爲文學界的一大焦點。暑假閒來無事，至圖書館晃晃，偶然地在書架上發現一本墨綠色書皮並上了光的新書，取下一瞧，竟是白先勇的《孽子》，挾著未退的白先勇熱，我決定一睹《孽子》風采。在白先勇細膩文筆的描繪之下，《孽子》豐富而又令人不安的內容，讓我在短短幾天內將故事反覆咀嚼了三遍，白先勇的神筆確實令我折服。基於對作品的喜愛，我決定找尋與白先勇作品相關的論文作爲讀書心得報告之用，在期刊論文的檢索下，意外發現《中外文學》第 30 卷第 2 期(總 350 號)，專號名稱爲「永遠的白先勇」，爲一研究白先勇作品的特別專刊，書中發表了六篇學者專家對白先勇小說研究的相關論文，於是我從其中挑了由梅家玲教授所寫的〈白先勇小說的少年論述與台北想像--從「台北人」到「孽

子」¹，試圖從閱讀論文中更進一步了解白先勇的《台北人》與《孽子》。

一直以來，自己對於文學閱讀的範疇多著重在作品本身，所接觸的作品分析評論亦多為單篇式的傳統分析，賞析文章的篇幅往往不長，理論性的架構及專有名詞亦不多見，讀起來輕鬆也容易吸收。然對於專門研究性質的論文，此次的閱讀對我來說，可算是頭一遭，文中出現所謂的理論架構，許多我沒見過的論證名詞，以及專業的思考邏輯書寫。因此，對於此文的閱讀，可真是一大考驗。此篇論文，我著實仔仔細細反覆地閱讀數遍。剛開始，文中的論述實在難以消化，推究其因，實是自我本身對於文學領域的涉獵過於狹隘，再加以閱讀分析作品的素養不足，因此而造成閱讀起來不理解不易的窘境。例如：此文是以「空間與主體建構」為主題，側重討論白先勇小說中，人物主體因空間位移而產生的多重辨證關係，文章內容有一定的理論架構，若讀者沒能抓住此一架構的思考邏輯，閱讀起來可就顯得吃力了。又，文中作者引用《空間與社會理論譯文選》的一段話來闡述「城市」與個人的身體及主體之間，原本就具有相互建構，彼此定義的互動關係，進而應用此論述將《台北人》與《孽子》對勘，深入釐析(同性戀)少年與台北之相互建構的歷程及其意義，繼而探勘其間(以父子為主軸而建立的)「家」與「非家」的辨證，藉以開發出不同的關照面向。此一論述相當專業精闢，然對於不善於邏輯思考的我實為一大難處，反覆幾次閱讀下來，仍是似懂非懂，抓不住其要義。另外，文中的一些特定用詞，如：「酷兒」、「阿宕尼期」式美少年、「願欲中的自己」、「替代性複本」、「錯位式」父子關係、「家國」性格……等，這些用詞皆有其出處及意涵，在前後文的對照下，多少能體會其意之一二，但是要弄到完全明白，想是得在閱讀方面再多下些功夫了。

雖因以上困境使我無法對此篇論文能有全面性的理解，所幸，《台北人》及《孽子》二書對我來說並不陌生，加以對此文的數遍重複閱讀，對於文中以「台北想像」與「少年論述」兩觀點切入，所探討得知兩者在《台北人》與《孽子》兩部書中的對話關係，由此所辨證出的家國關懷，確實

¹ 內文分：A.於在場處缺席：「台北·人」的在與不在；B.情慾場景的再現與挪移：從大陸到台北；C.台北新少年：孽子們的身家譜系與情慾敘事模式；D.少年新台北：流離動線中的台北圖景、家國想像與父子關係；E.台北少年·少年台北：朝向新興個人/家國主體的想像。五個章節探討。民國90年7月出版，頁59~81。

拓展了我對《台北人》與《孽子》之間情節架構的全新視角。讀《孽子》之初，小說中「黑暗王國」的描述讓我想起《台北人》的〈滿天裡亮晶晶的星星〉，相同的活動場景--台北新公園，似曾相識的人物描寫(當然，《孽子》中的描繪是更精緻更細密的)，無怪，兩本書被視為「血緣相近」²的作品。如今，在此論文的引導下，更讓我豁然發現，「黑暗王國」此一重要之連結樞紐，無疑是銜接了二本小說的人物，從大陸至台北，至下一代台北少年的情慾流動、家國想像及父子關係。由於《台北人》的主人翁始終不能忘情於自我在大陸時期所經歷過的青春年少，所謂的「台北人」，便不得不成為流離於不同時空的放逐者，所造成的，乃是對台北與大陸的雙重否定。也因此，無論是「台北」，抑是台北「人」，都要不斷地於「在場」處宣告「缺席」。反倒是身為《台北人》下一代的《孽子》，藉由少年們特殊的身家譜系、情慾敘事模式，以及流離動線的多方鋪織，才揭示出真正的台北圖景及所內蘊的生命力。而白先勇的家國關懷，即在「少年」與「台北」的互相建構過程中，使得完整呈現。

現代的、邏輯性的思考，讓我對作品有了更進一步的解讀，此次論文的心得報告為我開展出文學領域的新視野。一部好的文學作品若只是看完就算，之後，人依舊是人，書依舊是書，實在有負作者創作時的那份嘔心瀝血，讀者本身亦只是徒然浪費時間。常聽老師們說：「書是用來『讀』的，不是用來『看』的」，我想，已漸能體會其中之意，「看書」只是走馬看花，所得到的感受瞬間即消失，而「讀書」卻是讀到箇中滋味裡了。能在字與字之間的空白之處看到字，那才真是讀書，也才真能領受由文字的鋪排所流露出的種種情感與驚喜，當一位優秀的創作者並不簡單，若要成為一個「真正的」閱讀者，亦非易事啊！

生活筆記

謝偉碧的生日禮物--個人油畫創作展

期刊組 施麗珠

人出生後，就習慣慶祝「生日」這個特別的日子，一方面慶祝新生，另一方面也對在這一天為我們受苦的母親表示感恩。小瓢蟲畫室的主人謝

² 見吳璧雍，〈樂園的追尋--試論《孽子》〉，《文星》第 104 期，1987 年 2 月。